

# 靈心文人與禪

美郁曹



在梁武帝時，被國人視為彌勒菩薩化身（註一）的傅大士，曾經吟了一首詩，被視為「超越有無境界，超越自他不二境界，超越動靜不二境界」的象徵，其詩如下：

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；

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

短短二十字中，凡俗之輩是無法窺見他悟道的痕迹；但這種「超越常理」、「不切人情」的思想，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空手如何能把鋤頭？步行與騎水牛豈不矛盾？橋流水不流更是滯礙難通。總之，從尋常「觀念世界」的眼光來探討本詩詩意，不但為詩家所詬病，更為一般讀者所不解。

試讓我們超越表層語言文字的束縛直入內在核心，靜心領會，二十字中所流露出的對尋常「觀念世界」的反擊，將世俗的「概念分析」棄之如敝屣，純然由心靈來支配思想行為的精神，可說是大大震撼了我們。

## 世俗「概念分析」的利弊

以下我們就要討論一下「概念分析」所帶給我們的利益與禍害。

在混沌初開的原始天地裏，人類沒有禮儀，沒有制度，也沒有語言文字。漸漸的，傳達記錄思想行爲的工具——語言文字——形成了，人類的智慧也逐漸開啓，社會秩序因而建立，典章制度日漸完備，世界文明在開拓、在展揚，人類「理性」、「心智」的運用也日漸頻繁了。

但是在近兩三百年來，由於文明的飛躍，科學的昌明，理性的運用，以及東西文化的相互激盪，在在使得有識之士反躬自省：物質的享受固然豐富，但我們彷彿也失去了更多的「精神」方面的內涵。所謂「人文心靈」的失墜，該是二十世紀的我們感到最痛心、最悲哀的事了。究其主因，就在於人類太過份依賴理性，太重視「概念分析」了。因此，本來是渾然一體的人類心靈世界與外在自然世界，被「二元化」，成爲相對的兩個世界。

在西方，這「二元」思想的始作俑者，是柏拉

圖。他的許多見解影響後人甚大，「形相論」（四層存在構造論）就是其中之一。柏氏以著名的、有趣的「洞窟之喻」來說明這「四層存在構造論」，並揭櫫「二分法」概念的真諦，這個比喻的大意是這樣的：

在一個洞窟裏，一羣囚犯生活在裏面，面對牆壁，洞外的光線將外界事物投影到洞內牆壁上，人透過牆上的投影而認識外界。劉大悲先生在「『禪與生活』譯者序」一文中曾將此「洞窟喻」做精闢的說明，現摘錄於下：

「這裏所說的牆上投影，象徵人類的名言概念；透過投影認識外界，就是透過名言概念認識世界。人與世界之間有一中間物，人不能直接認識世界，只能透過名言概念認識世界。這個觀點對西方世界的影響非常深刻，使西方文化走上知性主義道路，造成科學的蓬勃發展。於是西方人把自然完全看成爲一種與人類對立的東西，人與自然之間沒有親近的可能，人只能利用自然，征服自然。然而人非但未能征服自然，而且被自然的廣大無垠所震懾，感到恐怕

戰慄。更因為過份傾向理性主義，情意生活便相對萎縮，人格的完整性受到割裂，生活抽象化。於是人便迷失在自然中，內外都無依憑。這是西方文化的危機，也是現代人生活中的根本危機。」

語言文字是一種符號的運用，是傳達人類思想行為的工具，人類所以能夠勝過其他動物而為「萬物之靈」，也因為能透過語言文字而開發其智能，拓展其境界。因此運用語言文字從事概念分析，原是無可厚非的；問題在於過份依賴語言文字，過份迷信理性的功能，會造成人類心靈的破產，將內心原本活潑自然的有機體變成機械呆板的無生命世界，這是何等可悲的事！

世界上有許多觀念概念都被我們長久以來地封死了，不見其內涵中更深刻的意義。追根究柢，原因就在於人類理智作用的泛濫。

由於過度信賴語言文字、概念分析與理性功能，因而障蔽了事物的本來面目，原本簡單的世界變得複雜了，原本清淨的心靈變得不自在、不安逸了；生命的意義被扭曲，生活的樂趣被否定……物質

文明的高度發展，科學建設的長足進步，到底給了我們什麼？

文明使人類的智慧日益增長、突破，得到充分的發揮，也相對的，帶來了心靈的無限疲乏；物質建設提供了生活的舒適，也帶來了繁忙與競爭；科學儀器賦予我們器用工具的方便，也帶來了戰爭的利器。因此愛因斯坦會因  $E=MC^2$  的公式成為毀滅人類的原子彈的理論基礎而感到無限懊喪，厚責自己（註二）；史懷哲會因世道人心的墮落而放棄大都會的名利厚祿，深入非洲蠻荒懸壺濟世。這究竟是值得，還是失？是可喜，還是可悲？這一切價值判斷的抉擇與取捨，二十世紀的我們應如何承擔？

### 存在主義的消長

因此自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康德以降，就不斷的有哲學家、文學家、藝術家，甚至是科學家，大聲疾呼「反理性」（此處所謂理性是指思考推理等能力，有別於感性而言），認為理性的功能是有限的，柏拉圖的「二元對待」是應該修正，甚至是應該揚棄的。以至於二十世紀的今天，齊克果、沙

特等人，苦於「物我不透」，感於「存在先於本質，抑或是本質先於存在」，最後肯定自我的存在先於宇宙萬有的發生，並要求從抽象生活的牢籠中解放出來，展現完整的、具體的生活領域，突破理性的藩籬而訴諸直覺的感受。——如此才能領略生活的樂趣，才能承當存在的意義，才能見到事實的本來面目。於是，存在主義便如狂飈一般席捲人們的心靈。

如今，存在主義的浪潮已過去了，存在主義的呼聲成爲過眼雲烟，而人類的苦悶與徬徨未見減輕，世界的戰爭與禍害未見消弭。在這心靈的重重壓力與無限負荷的情況下，是否意味著，仍將有另一人文思潮風起雲湧，取代已逝去的存在主義？那又該是什麼主義？什麼主張？

不必捨近求遠，中國哲學——禪，就是教我們如何超越一切名言概念，來捕捉事實的本來面目，從而面對現實世界，勇敢地承擔人生的憂悲苦惱，喜悅歡樂，得到生命的全體大用。

## 「禪」到底是什麼？

那麼，禪到底是什麼？禪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學，不是神秘主義，不是有神論，更不是汎神論。威廉巴拉先生說：（註三）

「佛教只把哲學看作一種使哲學離開其概念牢籠的方法；它的哲學似乎是一種非哲學，似乎是一種消滅哲學的哲學。拿佛陀和柏拉圖兩人的心意比較一下——佛陀和柏拉圖也許是東方和西方兩個最偉大的智者——，可能使我們瞭解東西方在這個重要問題上是極端不同的。對柏拉圖來說，哲學是一種訓練，這種訓練可以使我們從較低的世界進入較高的世界，可以使我們從感官世界進入觀念世界，而儘可能的讓我們留在後一世界之中；對佛家來說，哲學應該使我們越過理智回到那唯一的實在世界，這個實在世界永遠以其未經分化的整體方式存在着。」

這段文字可說十分中肯，但仍有些詞句值得商榷。——把禪視爲「一種消滅哲學的哲學」，已經破壞了禪宗「不可說，不可說」、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的宗風。但是今人又沒有像大迦葉那樣的利根

，能在佛陀拈花微笑的當下，付諸會心一笑——彼此在超越語言文字的默契觀照中，心心相印，共傳無上妙法。因此我們只能方便地解說，以期明瞭禪與人文心靈之間的賓主關係。

柏拉圖將世界分為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，在「洞窟之喻」中已表達得很清楚。但禪家却以為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根本是一個世界，根本沒有最高與最低的差別。換句話說，宇宙天地，內心外境，俱是渾然一體的，是不可二元化的，更不可以概念分析去解剖它，弄得支離破碎，不是全豹。這樣非但不能矯正世道人心的偏頗與式微，反而導致心靈與外物的隔閡與疏離。因此「對佛家來說，哲學應該使我們越過理智回到那唯一的實在世界，這個世界永遠以其未經分化的整體方式存在着」，威廉先生是西方人，他已窺見東方哲學的個中三昧了。

「在禪家眼裏，整個宇宙都是生命的流露，山高水低，花紅柳綠，莫不是禪；熱即取涼，寒即向火，無非是道。所以靈雲志勤見桃花而大悟，香嚴智閑也因拋瓦擊竹，聞聲而入道。雖然他們以前也許曾看過無數次的桃花，曾聽過無數次瓦礫擊竹的

聲音，但都視作毫無意義的外境，並未因此而悟入；而這一次看到了桃花的鮮美，觸動了靈機，才體認到生命的自然流露；聽到了竹聲的破空，震開心扉，才體悟到萬籟的本自圓成。」（摘自吳怡「禪與老莊」一六四頁）也就是說，整個宇宙人生、山河大地是「法爾自然」，本來如是的，整個生命機能是活潑、流動、自在、毫無罣礙的。一切善惡、美醜、成敗、得失、主觀客觀、現實世界理想世界等等對立的觀念，都是我們內心的虛妄分別。能體認這一點，進而轉化「對待」成「絕待」，回復渾然一體的心境，這就是「明心見性」了。

若是內心與外境無法打通，就有沙特的「物我不透」的苦悶。物我不透，究其原因，是有「分別、執著」的心理從中作梗。禪家要人剷除這兩個罪魁禍首，由以下的一則公案（白話語譯）就可以體會一二：

一天，一位弟子向惟寬禪師發問：

「請問，道在那裏？」「就在眼前。」

「何以我未見道？」「因為你有『我』的念頭，所以不能見道。」

「您是否見道？」「沒有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「因爲有『你我』的緣故。」

「那麼沒有『你』，沒有『我』，是否可以見道呢？」「沒有『你』，沒有『我』，誰來見道呢？」

這一則公案言簡意賅，說明了「道」是無所不在的，刻意向外追求，終將是一無所獲。更可以說，道（或說「佛性」）就在自家胸中，本來具足，不必向外去求；將你與我、有與無……做二元化的對待，在佛家眼中是愚不可及的事。

類似這樣的公案不勝枚舉，以下再舉兩則加以說明：

中國禪宗二祖慧可向達摩祖師求法時，曾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（白話語譯原文）：

慧可：「我心不安，請您爲我安心。」

達摩：「把心拿來，我爲你安心。」

慧可：「我的心找不到。」

達摩：「我已經爲你安好了。」

慧可大悟。

心是恆久存在的，但慧可却拼命去尋找，就已

經把「心」與「我」做主、客的對待了，更何況連心都找不到，又那來的「不安」？因此只要放心任運，沒有人我、是非的分別，此心何必求安？它本來就自安了。

嚴陽尊者初次參見趙州禪師時，靦覷的說：

「我空手而來。」趙州：「那麼，你放下來吧

！」

對方更不安：「我什麼東西也沒帶來，怎麼放下呢？」「既然放不下，那麼，你就帶著吧！」

在這裏要注意的是「放下」兩字，趙州禪師是要嚴陽尊者放下因空手而來的惴惴不安，此外，他的意思還不止如此，我們可以由另外一個故事得到更進一層的答案：

佛陀在世時，曾有一位名叫梵志的弟子拿鮮花獻給佛陀。佛說：

「放下！」梵志放下左手的花。

佛再說：「放下！」

梵志放下右手的花。

佛又說：「放下！」

梵志莫名其妙的問道：「我左右手的花都已經

放下了，世尊還要我放下什麼呢？」

佛說：

「你必須放下內六根、外六塵、中六識，放個乾乾淨淨，然後才是你安身立命處。」（註四）

由這幾個公案就可以看出禪的精神與意義——遁入深山斷絕物慾不是禪；終日打坐參話頭不是禪；嬉笑怒罵、瘋瘋癲癲不是禪。所謂禪，是表現於日常生活，思想行爲中，那種不執著、無分別、清淨灑脫、了無罣礙的自由心境，才是禪的旨趣。

## 禪重親身體驗

禪宗反對抽象思考、概念分析，因爲這樣徒然增加心靈的負荷，並將事物蒙上一層撲朔迷離、失真不實的色彩。要體悟禪心，惟有突破理性的束縛、文字的障礙，直超頓入事實的本來面目才行。因此禪宗主張「不立語言文字」，講求「親身體驗」。

不僅是佛法，不僅是禪宗，人生許多事確實不離「親身體驗」四字。未經親身體驗，萬事與自己毫無關係，物是物，我是我，佛是佛，凡夫是凡夫，兩者之間永遠有距離。一旦親身投入，融攝於心

，物即是我的一部分，我即是物的全體；佛即是我，我就是佛；人我合一，衆生與佛不二。這種「贊天地之化育」的涵融，就是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合一」（莊子語）的境界。這個「贊」字，就是「參透」，就是「親身體驗」，就是「了然化心」。

「不經一番寒澈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？」沒有親身體驗的證悟，那有佛性的開發？未經深刻的自我鍛鍊，何來大徹大悟的自覺？因此青原惟信禪師說：

「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；及其後來，親見知識，有個入處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；而今得個休歇處，依舊見山祇是山，見水祇是水。大眾，這三般見解，是同是別？」

未參禪前，山水是尋常景物，這時山是平凡的山，我是平凡的我，這是我執着時期。既參禪時，了達萬法皆是如幻假有，緣起性空，因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，這是超凡入聖時期。及至參禪之後，經過一番「寒澈骨」的證悟工夫，從空出假

，與萬物合一，將山水融合在自己生命裏，也把自己融合在山水之中，這時山水才是有生命的山水，我也是有生命的我。山水不再是無意義的外境，正如桃花不再是無生命的花朵，因而能令靈雲志勳禪師見而悟道。這是由聖返凡的時期。

前後同是「見山是山」，但前者是自我執著的平凡時期，後者却是經歷了「見山不是山」的自我鍛鍊而達到不執著、無分別、清淨自由、了了分明的境界，獲得豁然開朗、海濶天空的大自在、大快樂。這時山水並未減少一分，我也未曾增多一分，山河大地，人我宇宙，仍舊一如往昔；但萬物已賦予新的生命，自我心靈也獲得再生的意義——這是禪家不可言說的真如妙境。

王國維在「人間詞話」中表示，大凡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人生境界，以禪家的說法參照之，即是：

一、自我尋覓時期：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即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

二、超凡入聖時期：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」即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。

三、由聖回凡時期：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。」即見山祇是山，見水祇是水。

這種尋遍千山萬水，猛然回首，才發現萬境皆如如的大徹大悟，也正是蘇東坡的寫照：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；及至到來無一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

不到山窮水盡，不會明白柳暗花明的可貴；沒有承受過千斤負荷的人，無法知道卸下重擔後的輕鬆；沒有「大死」，那有「大活」？做詩填詞如此，生活行事如此，打坐參禪也不例外——穿越精神上的高山大河、洪水烈火，以求完全回到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來，是由絢爛歸於平淡，繁華歸乎寂寥的人生寫照。此番心路歷程，豈是沒有親身體驗者所能領略？

——人心是這樣幽微難測，禪心是這樣涵弘綿邈，如何超越理性的束縛，由直覺的感受引導生活達到自由放任的心境，是每一個人所深切盼望的。

## 禪有助於人文心靈的復甦



繼存在主義的狂飈之後，禪學的風潮已披靡西方，成爲新的人文思潮，這該歸功於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博士的大力譯介，才使西方人在大麻煙、嬉皮歪風、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中得到自我解放，轉而傾向東方哲學（包括老莊思想）的探索。不知究竟是西方人「好奇」的天性使然，還是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所產生的後遺症，而導致人文心靈的萎縮。總之，東方哲學近來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，是不爭的事實。

然而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但托（Arthur C. Danto）曾在「神秘主義和道德性」一書中鄭重地表示：東方哲學救不了西方！要想重整旗鼓，逃禪修道（指向東方思想靠攏），並不是長遠之計，只有西方哲學本身的再生，才是正途。

但托先生是有心人，他苦口婆心的呼籲：惟有西方思想的再生才是自救之道。筆者也相信，依歷史演進循環的情況看來，禪風在西方雖是方興未艾，但是不久的將來，也將如曇花一現一般！那時或許已有另一種新的哲學主張、新的人文思潮出現；或許這時已有東、西思想交融互會下的產物出現，

也未可知。

西方有個但托在爲西方人文思想的蛻變、再生而憂心；而東方人呢？中國人呢？

中國人文心靈的萎縮不及西方嚴重，但是百年來的內憂外患，新、舊時代蛻變的青黃不接，在形成這一代中國人民的沉重負荷。日後經濟建設的飛躍、工商發展的演進，不免要步當今經濟大國（如美國、日本）的後塵，產生人文精神的失墜等弊病。如何未雨綢繆，趁早採取防範措施，將物質與精神文明等量齊觀，相互制衡？是當今當務之急！禪風的振興，將有助於人文心靈的復甦，我深信！

註釋：

註一：國人素喜將心目中的聖賢「神格化」，如媽祖、關公、岳飛、觀世音菩薩等等死後都成了神。這種讚歎、恭敬聖賢的表現，是可嘉的德性，不應視爲迷信；否則將無法契入中國人敬賢的心態中。

註二：見「廿世紀智慧人物的信念」一書，「愛因

斯坦」一節。

註三：見「禪對西方世界的意義」，該文收入「禪與生活」一書中。

註四：佛陀所說的要放下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是指應放下一切束縛、罣礙——放得下，才拿得起。

### 參考書目

禪與生活：鈴木大拙著，劉大悲譯（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）

禪學隨筆：鈴木大拙著，孟祥森譯（同右）

禪與心理分析：鈴木大拙著，孟祥森譯（同右）

禪之分析：黃光國著（華欣）

禪與老莊：吳怡著（三民）

佛學今詮：張澄基著（慧炬）

西洋哲學史：傅偉勳著（三民）

存在主義導論：梅加利葛林著，何欣譯（進學

# 第一公司

好最用信 · 久最史歷  
有盡有應 · 全齊品貨

意謝達表笑微用 ※ 客顧待接誠真以

九一五三七三一八三：話電